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二目次

列女

明二

吳江妻李氏　張鸞妻汪氏
徐泰皓妻陳氏　金傑妻徐氏
周濂妻王氏　滑鳳妻陳氏
莫潤妻沈氏　葛璋妻蔡氏
鄭好容妻詹氏　趙氏女璚
吳繙女　鄭璽妻魏氏

呂淘妻居氏　俞僧妻王氏

周孝女　豐勳妻徐氏

張維妻凌氏　張晟繼室于氏

方瑄妻沈氏　馬興繼室沈氏

袁子純女妙善　顧煒妻梅氏

高霽妻常氏　朱璋妻韋氏

張道晟妻褚氏 子清媍孫氏孫戩附　宋冕妻周氏

丁杲妻應氏　劉樾妻孫氏

李珂妻胡氏　金模妻呂氏

萬制三女月娘　衛闓妻趙氏
張寧二節　蔡烈婦
吳忠妻王氏　鄭鍰妻朱氏
吳榮妻項氏　朱炳女
竇烈婦　葉三妻蔡氏
析王妻楊氏　陳襃妻倪氏
李淳妻盧氏　石門丐烈婦
孫氏女　陳文溁妻高氏
陳原理妻馮氏 姊潘氏附　徐氏三節

張珍妻趙氏　季君問妻葛氏
胡鉄妻徐氏　陸衍妻陳氏周娟氏附
董壽妻王氏　董湄妻虞氏
徐壽妻楊氏　蔣邦沛妻陳氏
葉氏女　林汝殿妻王氏
周顯妻張氏周淑清附　向升妻王氏
凌桂妻張氏　高瑞妻郎氏
張生妻沈氏　王三狗妻陳氏
朱貴妻范氏　錢欽妻茅氏

朱道弘妻陳氏
吳伯鳳妻葉氏
方頫王氏
許元忱妻胡氏
符松妾貞奴
閔墊妻孫氏
王曰可妻李氏
夏晃妻王氏
周應祁妻項氏
劉伯春妻張氏
沈東妻張氏 妾潘氏附
沈氏六節
茅氏女
陸美妻俞氏
馮謦妻張氏 伯妾徐氏附
竺欽妻陳氏
傅梓女
徐氏女

黃鶴年妻張氏　蔡孝女
程璜女菊音　馮坤妻夏氏
陳貴妻李氏　沈澤女淑貞
史立模妻馮氏　袁栢妻趙氏
孫承祖妻嚴氏　沈泰妻胡氏
朱球妻夏氏　劉瀌妻馬氏
秦某妻顧氏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二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五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鹽官許　僖叔魯氏閱

列女

明二共一百九人

吳江妻李氏

吳江妻餘姚李氏女夫與舅姑俱病疾李周旋湯藥旬日不少怠旣而舅與夫俱死家故貧遭此兩喪愈益貧含哀紡績以養姑及幼子而已恒淡飯時年纔二十耳

明年有黃某者、謀娶焉、其夫族吳琰者、貪賄無恥人也、黃厚賂琰使嘗其姑而以尊劫之、不從、琰乃陰與黃氏及父家約、稱其母暴病、肩輿迎李、李倉卒升輿、然非故道、心疑之、既及門非父家也、姑亦尋至、布几席速之成禮、李佯曰、所以不欲嫁者、爲姑老無依也、姑既許之、復何言、然妾自夫沒、未嘗解帶、今願一湯沐、又問聘禮幾許、姑曰幾許、曰謹藏之爲終老計、衆喜具湯、湯至求如厠、久之不出、闢厠戶視之則已經矣、

張鸞妻汪氏

汪氏、慈谿人、聘於張鸞、未適。而鸞遊閩中、父母度其將返、預娶汪過門以俟、月餘忽報鸞死矣、汪驚但仆地、移時方蘇、誓無他志。其母憐其未成婚、誘以歸、諭之更嫁、汪乃拔簪取珥、擁其衣擲地、曰還汪家物。歸張氏身、即登舟而返、獨守孀閨、未嘗踰戶外、後忽病疹、危甚、翁姑爲之延醫、汪却之曰、吾得死所矣、豈更藉醫求活邪、遂卒、遠近憐而賢之

徐秦晧妻陳氏

陳氏、名妙善、錢塘人、年二十一。爲徐秦晧妻、越三年。而

秦皓死無子妙善苦志不貳事翁姑曲盡孝養每以徐氏宗祧爲念廼託所親勸翁納副室生子嵩妙善慮其孱弱且翁年近七旬盡心撫育以至成立徐氏之宗賴以不絶嵩感丘嫂恩以母事之及卒嵩行三年喪君子以爲宜

金傑妻徐氏

徐氏慈谿人定海金傑妻也傑兄以罪逮京師傑往請代瀕行時徐已有身傑顧謂曰予去生死不可知生女已矣即生男可善撫之金氏之鬼庶不餒而已而悔曰

弄幾誤君傑去萬無生還理卽死汝可善事後人徐歛泣曰君誤矣君以義往亡必義君君兄弟當同歸無過苦也卽如君言妾有死而已敢忘託乎已而果生男名之曰常居無何傑兄得生還而傑竟死獄中訃聞徐哀毀不欲生乃撫孤慟曰我本欲從汝父地下奈金氏宗祊何強起括奩具營葬事服闋父母或勸之他適乃引刀截髮斷指以死誓時年二十二茹淡攻苦績紝給食以教子年八十餘卒

周燾妻王氏

王氏奉化人許嫁周瀟未娶瀟病既革索見其妻不已母送女至門瀟一見即絕王氏即守喪辭母痛誓不返終身無變志

滑鳳妻陳氏

滑鳳妻餘姚陳氏女歸鳳未幾而服賈荊襄間十一年不返或謂鳳已死矣舅姑輒欲嫁之婦曰使鳳果死婦當以死事舅姑鳳倘生還而婦已嫁婦罔置不論舅姑將何以解於其子乃斷髮誓守鳳果還數月而鳳復去無歸期方是時婦已誕一子飢寒辛苦未嘗幾微怨恨

無何而邑內大疫其姑疫且死頻籲天曰妾夫客於外今姑遘危疾妾聞人肉可療死願刲股以進惟天神默祐俾姑更生得再面其子妾死無恨遂刲左股和羹以進姑竟愈人謂陳氏孝義之誠格於神明

莫潤妻沈氏

沈氏餘姚人有美色年及笄爲莫潤妻潤暴悍好飲博不治家人產輒促其妻爲不義事沈曰但有一死耳不義不忍爲也潤知其不從乃陰與富兒約強改嫁之沈自經其前死

葛璋妻蔡氏

葛璋妻上虞蔡氏女年十七歸璋明年璋卒未三月里中見屠某謀娶之其姊蔡妯娌也假他事紿與姊會而屠從旁竊視之蔡覺哭曰何顏再生人世耶奉舅姑夜膳畢沐浴服衰自縊死

鄭好容妻詹氏

詹氏青田人爲同邑鄭好容妻好容嘗忤大姓劉某劉伺討傾之適土寇聚採銀坑誣坐好容延司戒捕好容逃去捕卒四人縲詹入官晡時披沛游漾三十里無人

則詹自度不免時一卒羄勇三卒惟命詹知之澥月屬羄勇卒背三卒紿之曰瞑涉深藂三管勾無禮顧為主毋縱其亂妾行君家惟所私羄勇卒意詹悅已披詹出山三卒言稍涉戲輙詬之越二十里至黃壇遇歸樵詹顧羄勇卒曰妾屐折不利瞑行假樵刀去之執屐呼四卒戲曰妾擲屐先得者夕當侍寢遠投屐於榛莽四卒喧笑望屐蔟趨詹引樵刀自刎四卒驚走時盛夏暴尸於道經旬蠅蚋不即面目如生官葬之事聞當道執四卒斃之杖下邑人陳中州為之傳曰詹之死固難而潔

身不汚尤難荷親出入麓藪三十里無人烟之岐許僞髯勇以退羣狡笑談弄屐以就死地此其智其節雖古之忠烈容有未盡詩書不足稱矣

趙氏女瑀

趙氏女名瑀縉雲人宋格菴先生六世孫年笄未嫁時流賊犯境居民奔避瑀父以疾不忍離遂被執欲汚之瑀紿賊曰少入安慰吾父即當從汝賊聽之即解縛瑀自經死賊重其義遺白金爲歛具咨嗟而去

吳縉女

縣東新昌人年未笄而婿死母石氏泣謂之曰我妻有孕若生男則汝父不死矣顧奈家貧何女奮然曰倘天祐我父使有弟願在家奉之不適人也後果生男遂堅守前誓母欲爲之贅婿曰有婿即有外心亦弗許終身不事粉澤日夜拮据不息年七十六卒葬銅坑隴家塢人呼爲小娘冢云

鄭璽妻魏氏

魏氏字德盛蕭山魏文靖公仲子完之女幼有志操頗涉書史及笄擇配得錢塘鄭生璽贅於家璽回杭定省

得暴疾德盛聞之欲往侍湯藥適母丘夫人與之俱行比至其夫已死德盛殞絕良久始蘇至夕以白練自經於尸側祖母解之得不死及歸渡錢塘江據舷投水女奴力為抱持遂已抵家又欲自縊家人晝夜環守無所得間遂斷髮毀容嚙無名指瀝血不已風中其患處而死德盛幼時嘗以父患劇疾日夕禱於天乞以身代父父病即愈弘治間事聞詔旌其門曰孝烈

呂詡妻居氏

居氏海寧耆儒亞之女笄而字於呂詡詡幼喪母而父

病痛絕不省議人事氏歸無何詢死後姑迫之他圖氏不爲動乃分出之其舅田舍氏奉詢柩如田舍間手爇自營糠粟晨暨里嫗悼憐之爲氏泣曰寒餓槁死荒野誰則知者氏失聲泣數行下曰吾義不踏第二條路吾終下殉吾夫耳單約困悴幾三十年乃死邑人許相卿作居貞娥傳其言曰夫名爲呂詢妻而復曰居貞娥何有家妻道也有家猶終處室焉娥之貞云爾孱如女子抗烈丈夫抵死不可奪之節難矣哉

俞愲妻王氏

王氏新昌人歸俞僧僧鮮兄弟而伯六子横甚欲七分其田宅僧父待之堅遂不通往來王歸俞姑合晉屢之舅姑詬之故王曰兄弟重乎田宅重乎乃往伯翁所行恭告願均分如命伯翁大喜置酒催會復爲兄弟如初王勤儉治生十餘年伯產悉歸王

周孝女

周孝女黃田人父元綱晡時落簷下爲虎所噬女年十八呼號奮臂擊虎至門外力抱父足虎棄其父而噬之餘姚胡孝聞其事而立傳曰嗟乎周氏女之生也窮鄉

幽谷所見聞者杼軸事耳乃能奮不顧身摶虎救父不免虎口彼其心欲生父父斃而與之俱心始安矣孝莫大於安心作周孝女傳

豐勲妻徐氏

徐氏鄞人年十八歸豐勲勲力學篤行人稱醇儒三十而卒無嗣徐時年二十五誓以死殉自投於地傷手足姑周氏力救之得不死自是衰麻疏食終其身事姑曲盡孝道問安視膳畢即入室堅閉其扉即猶子莫得見其面壽八十四而卒卒之日其娣史氏往與之訣徐婦

坐於榻舉手稱謝再三且曰子孫幸力爲善合掌而逝

張維妻凌氏

凌氏慈溪人弘治壬子舉人張維妻維卒時凌年二十四有子三歲而殤因歸省其兄諷之改圖凌不勝悲憤哭嚙其唇噀血洒地遂終身不復歸寧舅姑慰之曰已不幸絕嗣生計無賴吾二人日逼桑榆爾生尙遠奈何爲活邪節婦曰恥辱事重餓死甘之乃出簪珥爲舅納妾得子紹喜曰張氏不絕亡夫墓門且有寒食矣未幾舅病瘋姑目雙瞽節婦紡績以養二十年不衰邑令謀

琭重其節置田五畝賫之其後幼者未壯而荒喪相仍節婦亦老且憊竟以餓死

張晟繼室于氏

于氏名永壽應天府尹冕之女肅愍公謙之女孫也年二十一嫁吏科右給事中仁和張晟爲繼室成化二十一年晟奉命封滿剌伽國王道卒於韃靼櫬歸杭于氏聞喪號慟嘔血欲死父母慰諭之曰汝有遺腹若幸而生子宗祊攸係苟欲自盡如張氏血食何自是始悟不復言死矣時年二十六不服華麗不食膏腴不踰閫閾

逮撫遺孤成就學問歷四十二年如一日錢塘陳春論之日桂之藥必產芝蘭信哉吾杭丁肅愍公魏文靖公皆有女孫以貞烈顯冰清玉瑩矢志不渝夫烈女之徇夫猶烈士之徇國令以忠良之胄誕此貞媛有光于父矣

方瑄妻沈氏

沈氏名淑寧崇德人年十九歸方瑄纔十八日而瑄死淑寧痛哭隕絕復蘇舅姑貧令歸依母氏母以其年少無子潛以許人淑寧知之紿其母曰事旣如此盡可怖

白舅姑毋不疑性遂自經死楊循吉爲之傳

馬輿繼室沈氏

沈氏嘉興知府馬輿之繼室也貞靜有至性輿壽考終而沈年尚少無子悲啼不絕聲八日夜自經死

袁子純女妙善

袁氏名妙善山陰羊望村人父子純沒於王事貲產豐給遺幼子一人宗黨利其貲者甚衆妙善方待年未字奮然願保其弟誓不適人且稍散其貲以安宗黨及弟娶婦俞氏妙善喜以爲庶幾振其宗未幾弟亡俞氏又

亡妙善益勵志綜緝家務不怠宗黨欲據奪者籍籍妙善曰立後將自定擇袁氏同姓者一人非世次不可乃子其甥邢傑家業自是益饒邢傑生二子次晟天順八年進士官御史

顧燁妻梅氏

梅氏嘉興顧燁妻四川提刑僉事梅江之女江擇婿得燁以女歸之燁字耀卿第進士有志行爲給事中能舉其職早世梅即不食而死

高齊妻常氏

常氏嘉興高霽妻年二十一歸霽僅九月而霽死遺腹女又死常之祖母脅固節煩也因扁其堂曰繼節矢曰上當不媿吾祖下當不媿吾夫乃鞠夫弟之子爲後卒能信其言

朱璋妻章氏

章氏海寧人朱璋妻生子八月璋死章慟絶欲以身殉姑歎曰我老家貧而孤幼煩復舍我以殉夫孤將何依天其遂絶朱氏邪章聞姑言遂忍死守志父母舉輕塵弱草之說諷之韓嫗翁嬴瀝血誓志不移父母懼而謝焉

嚙茶茹蘗四十年如一日孝養老姑訓子成立頻道母儀邑人稱之無異辭

張道成妻褚氏 子清 媍孫氏 孫戩 附

褚氏鄞人張道成妻年二十五而寡守節終身子清克孝遇褚危疾刲右臂和藥療之母卽差褚卒清廬墓三年有紫芝之祥未幾清卒妻孫氏亦守節辛勤撫其孤戩戩成人會孫感鬱疾戩念父刲股療母事因亦刲臂作羹進之孫復愈張姑媍雙節而清與戩刲臂致孝奕世載德人多稱之主事宗仿爲題其堂曰世全節孝爲

文記之

宋昆妻周氏

周氏奉化周若之女歸宋昆昆病癱欲死婦以口吮其膿每口嚼土蟲以塗瘡遂愈未幾昆中風死婦號慟絕而復蘇時年二十一一息在襁褓四壁如懸罄盡鬻衣裝以斂不能營葬者二年朝夕悲泣若初喪宗人宋時振憐其義割地與之婦自負土以葬上事垂白下哺黃口劬勞樵汲無毫髮怨懟又鞠夫幼弟以為門戶計至有室家相繼而亡未幾姑與子又相繼而亡婦復負土

葬姑如其夫有富人慕其女紅欲求爲娟者使隣嫗袖金鐶以囑之曰一門盡矣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若何侍乎娟堅不可奪嫗慙而退飢寒迫身惟紡績補綴爲活所居風雨摧壞假祖屋簷下縛茅以自存艱苦之狀人不忍見娟甘之若飴竟以節終

丁杲妻應氏

應氏縉雲丁杲妻年二十五而寡三孤俱幼撫育有成比鄰屢失火皆逼於堂而滅其丁酉之火應先夢神告之曰無恐與西風以寧爾已東隣火居於西者皆惶惶

無措慮以所夢告果返風滅火人以為苦節之徵

劉趨妻孫氏

孫氏慈溪劉趨妻年二十一而夫亡舅姑憐其少寡欲嫁之氏乃斷髮燮夫柩前曰吾志若移有如此髮因留其柩不舉綿日坐柩旁以事紡績鞠子既成始舉葬之

李珂妻胡氏

李烈婦胡氏鄞人年十八歸縣學生李珂二十五而珂死一男一女胡守室中絕跡不踰閫一日夜火作於隣珂兄珮往救之胡扃戶而應曰阿姆來吾乃出珮使妻

陳往胡以七歲男自牖付之囑曰幸念李秀才善視之
陳曰燔將何如胡紿之曰取少首飾即出陳去胡即舉
數箱於牖下几上抱三歲女端坐而死

金模妻呂氏

呂氏錢塘人年十九歸邑人金模甫數歲模客死姑積
呂方二十七聞訃哀慟欲絕既而憮然曰吾郎死得矣
弱孤嗁與撫況高堂暮景乎是吾夫未了之事在我一
身奈何言死死非從夫是負夫矣遂忍痛襄事孤寒伶
仃衣食不給自甘澹泊氷蘗益勵撫育幼子且成立慕

節兩全、無愧頻道、時郡城大火、將及其廬、呂焚香祝天、旋即返風、城南萬井煨燼、而金氏之廬巍然獨存、人咸異之、

萬制三女月娘

萬氏名月娘、新城人萬制三女、許聘同邑羅箎、未結褵而箎卒、月娘欲奔喪、父母固止、遂浣粉澤、衣衰麻、爲夫行服、未幾父議將改字、月娘泣[illegible]天、可容二日乎、踰年父卒、月娘年甫二十、事母極孝、且與母躬紡績、閨門謹守、卒於家、

衛鬫妻趙氏

趙氏名靜端崇德衛鬫妻年二十七而鬫死時衛氏中衰遺孤在襁褓或勸之嫁靜端指井誓曰此井可改妾心不可改苦節五十餘年以壽終

張寧二妾

高氏寒香李氏晚翠海鹽人太守張寧二妾也年皆破瓜時相繼事寧者三年寧疾且革囑其嗣子曰必嫁高李二妾聞而慟不勝寧歿服除劉恭人與諸妾尚衣縞素獨令二妾釋服二妾泣問故劉亦泣謂曰主君臨歿

之言不聞乎二妾大慟曰賤妾蒙主君取憐有年假不
能即死以從敢有他志邪相與焚香剪髮誓死屏居一
樓三十九年家人罕見其面寧不事生產身後家益落
二妾茹荼飲蘗有賢者之操事聞詔旌之曰雙節

蔡烈婦

蔡烈婦崇德人龍陽縣學訓導蔡天錫之女許嫁何鶴
齡多行不義兩家父母俱議改婚蔡誓死不從遂歸鶴
齡鶴齡日事淫博爲偷兒蔡輒泣諫憤懣就經翁姑覺
而解翁死鶴齡不爲治喪蔡鬻衣貲營喪葬鶴齡反朝

夕迫蔡從娼、蔡知不免、殊潛更衣自經死、

吳忠妻王氏

王氏、吳忠妻、安吉人、家甚貧、正德初、夫疾死、煩無所依、有欲收之者、煩不應、乃爲麥飯、整夫冢前、痛哭良久、以草實裹其身、自沉溪而死、

鄭鋹妻朱氏

鄭鋹妻錆雲朱氏女、年二十五而無子、爲鋹娶妾、生二子、鋹得篤疾、將屬纊、以孤託之、朱泣曰、天乎、妾爲君謀至矣、今何忍見其顛連、亟爲夫治後事、更衣自縊、教諭

鄭汝清稱爲夫君之荀息時爲名言、

吳榮妻項氏

項氏松陽人爲吳榮妻有姿色在樓績麻夫兄名鷗董者窺而戲之項即叱怒墮樓死隣族哀之聞於官刑其罪人禮葬之旌爲烈婦、

朱炳女

朱四女平湖朱炳之少女也年十六許姚氏未及行炳卒無子四女日夜哀思依輔寡母極盡孝養其姊夫丘鍾惡少也謀欲私之且併利其業強附同居數挑四女

不從、鍾郎瞞誘而扶之、四女郎大聲詈罵、痛哭於庭、自傷無父之女爲人所凌如此、遂縊死父柩之旁、聞者咸稱其烈

賓烈婦

賓烈婦者、餘姚姜榮之妻也、京師人、嫺於色、榮爲主事時納之、及出判瑞州、携賓與俱、時華林賊起、攻瑞甚急、榮時護郡符、出拒賊、賊破其城、突入郡堂、賓匿其符、賊入榮舍、擄賓以行、賓度不可脫、而榮未知符所在、心獨憂之、有郡民盛豹一父子者、亦在賊中、求達其一人、賓

亦爲請賊許焉乃密諭還者以符匿之所且曰吾必死矣歸報官府毋我念寶行至花塢村見道旁有井佯渴求飲賊縱之遂投井以死賊駭異而去

葉三妻蔡氏

蔡氏松陽葉三妻也三貧負薪蔡小心敬事有舉案齊眉之風三父病續紝供藥靡無怠色三病篤執蔡手訣曰趁我生前嫁免得三年苦蔡跪爲樂從狀梳洗更衣陰袖刃告三曰我先嫁矣刎頸仆地流血而死

忻玉妻楊氏

楊氏鄞人年十九爲忻玉妻玉病疽楊吮之後死楊痛哭而絕三日家人具歛乃甦猶噫噫作哭聲遂斷髮死誓無他志每食必依玉柩側玉嗜鯉每忌日必設鯉一年偶值河枯無從覓楊悲慟不已忽漁父持鯉至以一金得之祭畢食胙得原金於魚腹中人大異之以爲哀感所致呼爲哀感孺人年八十二卒

陳褧妻倪氏

倪氏定海人適鄞陳褧褧爲諸生有聲未第而卒倪時年三十無子而貧甚方女紅以養姑人有聞其姿者遣媒

白其姑姑將有惑志倪聞而悲憤煎沸湯沃其面左目爆出復以煙煤塗其傷遂極獰惡媒乃不來歷艱苦二十年姑七十餘病卒倪哀慟七日不食而死

李淳妻盧氏

盧氏永康人嫁李淳三載而寡一男一女俱早喪家貧績紝自給有勸之嫁者輒以死誓絕歸倚母氏氏兄弟得賂欲有之再適氏自知不免乃紿之曰吾所以不從者以夫子亡未薦服飾未備耳衆以爲然乃潛治自己衣衾喪具及期置夫神主哭祭之夜自縊而死

石門丐烈婦

石門丐烈婦者湖州人莫詳其姓氏正德五年湖民大飢婦與其夫及姑走崇德石門市乞食婦有殊色市人爭儕欲挑之與之食不顧勞之財亦不顧坐東高橋上不獲乞食者二日伺夫與姑皆不至聚觀者益衆婦乃從橋上躍入水中以死

孫氏女

孫氏女蕭山人其儕有沈氏女許聘汪鑑既納采鑑病死聞訃哭之慟欲往歛父母不從將自經乃許泣告父

母、請終三年喪、孫氏時年方十七、聞之曰、差矣、父母問其故、曰、只死方好、時孫巳通名葉氏、未幾、葉氏子病篤、將不起、孫卽潛製斂具、巳而葉訃果至、孫因取斂具、歸父母令納葉棺、尋忽自盡、時守浮梁載珊躬臨其家以旌異之、

陳文濠妻高氏

高氏杭州右衛舍人高恂女、許嫁府學生陳文濠、濠病夭、女聞訃號慟、製服赴吊、比發引、又哭送至墓、因矢不再受聘、會有以求成婚諷之、女曰、夫一納陳氏幣、卽爲

陳氏婦何得以結褵與否異乃心業心許與死同穴不可易也居七年以病卒夫家卒迎其棺歛瘞穴合葬焉

陳原理妻馮氏 妹潘氏附

馮氏慈溪人爲進士陳原理妻原理中正德庚辰會試榜武宗南巡不果廷試病卒下邳馮時年二十二無子舅姑老業且凋落惟勤紡績爲饘居具餔之費與一姊俱外戶不闚內言不出姊潘氏亦少寡竝歲時聚享相對哀慟誓以死守郡丞顧錫岩悼之以詩曰曉閣共棲兒破夜窗聯織一燈寒讀者莫不墮淚

徐氏三節

徐氏三節者鄞儒士徐奎妻王氏生子海五歲奎卒王時年二十三事姑孝敬撫育遺孤海娶余氏僅朞海卒余時年十九遺孕五月遂生子名曰定示其志有定也遺家日落勤紡織以養姑定娶周氏甫二載定卒親族或勸之曰汝無子恐弗可以終周曰守節視子有無懷二心耳乃子族人之子竟以節終徐氏三世嫠居皆青年以至白首跡不踰閫聲不出戶鄉人稱之

張珍妻趙氏

趙氏鄞舉人張珍妻方歸時家徒四壁立一燈夜績相珍讀書業成舉於鄉未踰年卒趙時年二十二艱苦伶仃以死自誓惟勤女紅以糊口然終身不爲男子製服別嫌明微類皆天至坐臥一小樓雖寒暑不下至白首宗族尚有不識其面者趙氏諸子姪有過必曰毋使祖姊知之其見嚴於人如此

季君問妻萬氏

萬氏遂昌季君問妻能詩夫亡守節不二嘗自繡梅花一枝并詩一絶於扇曰濃淡英標別一奇歲寒心事有

誰知妾心正欲同貞白枕上殷勤繡一枝有詩集數卷藏於家

胡鉄妻徐氏

徐氏永康胡鉄妻歸胡二年而鉄死無子矢志苦操素衣竹簪不與宴會坐卧夫柩傍足跡不越戶閾之外隣火延及寢室衆勸其出顧堅抱於柩大呼曰得同燼幸矣須臾反風以免人咸異之年八十二無疾卒

陸衍妻糜氏 娟周氏附

糜氏嘉善陸衍妻年二十衍卒初衍病革注目於糜者

又之麋泣曰君棄我邪遂毀容示衍既而撫遺孤取桓周氏孤復死遁與周相依以居寒燈蔽帷始終如一人稱雙節

董壽妻王氏

王氏名桂芳壽與人歸同邑董壽踰年壽病且革囑娟更適桂芳誓以死殉壽卒其母湯亦寡居命女歸同處芳不從越月母固強之往家一飯便塞不能下咽還過宜公橋顧其母曰河水清冷可就死母懼抱持之乃止至家即麻經自經死

董湄妻虞氏

虞氏名娵海鹽虞烈女也幼讀書能詩年十六歸董湄甫兩月而湄以暴疾死娵徵魄驚慟絶而復甦屢求死不得晝屏常所服御盥免麻枲哀哭弗休丈室重扃夾苦食淡瘁瘠如枯禪苾蒭尼闍誦菊云移種春苗愛護周柴桑無主為誰秋寒芳甘抱枯枝萎蕤墜瓢風逐水流其志可知矣娵每歎曰吾不得從吾夫死得復見吾夫如生者快長瞑乎乃自貌其夫如平生募工刻畫面目渦倚之意態風度澄然摩繪粉墨之外既成大哭曰

吾夫今果如生矣具酒炙享之自是食必薦語必告事必稟盥櫛湯沐昏旦寢興裘葛更製無異生人之奉十五年一日也誠積而思專目若見之而耳或聞之家衆老稚駭相告曰木官人許歆歆下矣又相告曰木官人舉袖指揮矣易謙聞而恚曰兒乃憑此為厲邪亟取火之焚大慟曰吾長已矣由是食則祈死流必淚血黯爾悒鬱以死年五十一

徐壽妻梅氏

梅氏雲和徐壽妻年二十二夫亡長子珽方二歲次子

在振家貧姑諭再嫁誓以死誓紡織易粟以養姑育子歲凶設三等食奉姑以米哺子以麩已則啗一二麩餅以充飢二子俱成立縣官表其門曰節孝

蔣邦沛妻陳氏

陳氏名金象山人適馬鬮蔣邦沛夫染瘵疾語之曰吾不起矣汝年方少我死汝自爲之妻泣誓曰生則同衾死則同穴吾不知其他已而夫病亟乃沐浴更衣斂手足潛自服毒謂家人曰吾身殊不快即假寢夫側既而呼之氣已絕矣其舅謂其夫曰汝婦死矣邦沛強顧之

亦瞑目而逝

葉氏女

葉氏女定海人許聘慈溪翁氏幼失父母歸翁育之年十四翁貧產旁落且衰其姑舅畜之如婢勞肆萬狀無怨色一日舅以子未壯室可少緩欲鬻之葉聞恚曰我非貨也焉得展轉貿易以為利遂日泣下既知不可免偽為喜色若將從舅命者舅遂寬之適夜月明紿妯娌曰月色甚佳盍少袁倘乎適門外有人假違而入久之妯娌止之曰夜幾半矣盍就寢應曰諾翌晨啟門覓氏

已浮尸於河起之色如生其衣服上下聯結甚固時暑方熾而尸不腐人皆異之

林汝殷妻王氏

王氏黄岩人年二十二歸林汝殷未幾汝殷死里人陳文白慕其賢欲娶之王斷髮以死自誓其父母防之且勸之力王佯許焉既久防者稍懈乃陰囑侍女分其嫁時服飾一歸其母一子其妹一為殯斂之具遂自縊死

周顯妻張氏 周淑清附

張氏仁和人適同邑周顯為郡學生以秋試不第悒悒

發病死張氏年二十二家貧矢志守節誓死不渝顯妹名淑清特年未字見嫂執節亡見有確然不可奪之志亦誓不許嫁寧伴嫂以堅其節青年勵操白首相依至嘉靖二年相繼卒方張氏卒時周氏巳臥病張臨絕呼周曰吾與若俱上金堂玉室爾勿遲來不三月周果卒

向升妻王氏

王氏名月秋海鹽向升妻性慧自幼精女紅讀書知爲詩年十六歸升甫一年而升卒頗投地痛絕得甦遂數日不食以求死姑慰之乃食不復膏沐輩談一榻於柩側

舒椎葳之朝夕坐其間欲織者屢矣姑泣語之曰爾與從夫地下、我老寡何倚耶、婦亦泣、不敢織、遂以針工易粟肉養姑、居一年、姑感於其季以十二歲子來後、升婦固辭不得、乃大泣曰、以叔爲子、年少吾僅六歲耳、叔嫂混處、瓜李之嫌、謂何、吾死、今其時乎、復辟食三日、候姑寢、沐浴具衣、於柩前縊、年一十有八、方升卒時、以一悅遺婦曰、汝前途非吾所知、苟無忘、見此如見吾矣、得其悅、朝夕持之、至是猶在手

凌桂妻張氏

張氏錢塘人夫曰桂爲凌季子季子後於伯氏張歸凌數歲季子卒舅氏繼歿遺孤僅五月氏時年二十六矣姑季子歿時氏慟欲死爲有孤在姑又老乃忍死強食飲色養所後瞽姑備盡孝敬當是時凌氏不絕如綫有強宗某者圖攘其室賺父張欲奪氏志氏誓死不許凌族之奴豪悍者又百計窘侮之氏但謹飭閨房弗爲動一日父張持大梃至呼氏甚急聲色俱厲氏乃舉聲大慟曰未亡人豈愛一死以謝夫君所以不死者爲五月兒耳且大人有女執節凌氏於張氏不有光邪今父既不知

女心、吾生不如死。乃舉頭觸棺首。爲碎裂。流血丹地。隣婦數輩挾持之、得不死、父張訂大沮、謀遂寢、氏乃截髮毀容甘苦拮据以植遺孤、冀其立也。命之曰立。含哀茹戚雪皎霜嚴、六十年如一日、孤長登進士、積官至建昌守、隆慶庚午二孫登名登瀛同舉於鄉、瀛名第一、丁丑成進士、至今科甲相仍稱世家、

高瑞妻郎氏

郎氏、名元真、錢塘崇化里人、年十二、字郡人高瑞、字既三載、瑞出游、郎氏在室、懲期以待、後竟不聞返、舅姑欲

之父母欲更字郎氏以死誓父母不能奪其後嘗欲歸夫門以事舅姑父母固弗許一日從容言曰吾向許身爲高某妻弗獲頼於夫家願一識其門而還父母許之具舟楫送至門拜見舅姑如禮比晚父母促之歸郎氏曰吾今日豈有還理乎婦人內夫家吾當受室於此代夫奉甘旨耳父母舅姑强之再三竟不可回乃聽之居數歲以孝聞舅姑憫其誠爲之置嗣後有託名爲瑞將來歸者先使人相聞時姑已亡而舅目雙瞽不復能辨聞其述舊事甚悉喜曰真吾兒也郎氏曰聲言容可僞

此當以形體物色之既乃察其無耳悲非是遂拒之人於是益賢郎氏謂其有貞志偉識云郎氏竟爲室女以終其身

張生妻沈氏

沈氏名雲海鹽人年十七聘同邑張生未嫁張病瘵死邑中聞其工容且賢爭來求聘父母將許之雲覺投河死居士朱朴哀之以詩曰沈家有女子未嫁夫已死自言生爲夫家人死作夫家鬼有眼不識夫君面妾心如石不可轉有足不及夫家門妾身安得如車輪妾身秋

隨流水去直到黄泉葬夫處

王三狗妻陳氏

陳氏名小奴臨海人適王三狗一日其夫爲虎所攫郎攘奮悲號而往虎驚駭舍之而去亟負以還而其夫死矣未幾有郭素者欲納爲妾陰使人諷之不從乃嗾致聘娶之物促追以歸陳度勢不可免亟走姜岩自投死

朱貴妻范氏

范氏崇德朱貴妻倭奴犯境夫妻走避猝與倭遇倭揮刃殺貴范氏厲聲奮臂爪倭面倭怒剖其腹罵不絶口

而死

錢欽妻茅氏

茅氏烏程人爲生員錢欽妻嘉靖間避寇安固村遇寇將汚之茅義不辱自投於河寇怒剖腹刳胎而死

朱道弘妻陳氏

陳氏錢塘人適同邑朱道弘道弘挾醫術攜家僑居崇德適海寇至一邑人盡走陳抱持幼子與道弘相失遇賊賊廹之同行紿賊稍寛巳置幼子井傍脫雙履投井中而死

吳伯鳳妻葉氏

葉氏名潔雲和秀才葉鳳梧之女幼字吳伯鳳未嫁而伯鳳卒女心哀慟誓無變節父母不諒改聘何氏女日夜涕泣及何促請期乃沐浴更衣自經死吳母先一夜亦夢婦歸及早聞訃即迎柩歸與伯鳳合葬焉

方婦王氏

王氏慈溪人爲同邑方氏婦嘉靖戊戌正月二十八日夜半火起西市延燬及方王歸僅逾月居一小樓時夫外出堅守不下遂陷於火徧體灼爐惟心獨存夫歸抱

而哭之淚滴其心輒化、

許元恍妻胡氏

胡氏鄞許元恍妻、元恍爲徐祝師養子、習巫祝事、氏竊鄙之勸恍[illegible]業、身勤織作、別治醫導恍漁以供翁媼、皆宜之、然時時慮元恍故許氏子、不能有徐氏業也、令稍稍索貲樹許宗、僅成田廬、未返室而元恍病疫死、氏才二十三、呼天自誓、告徐乞瘞其夫許氏廬、而身自苫凷柩旁、持一刀、惺惺達曙、時呼號流涕、所居無戶牖蔽、而日礪其刃自壯、聞者驚動、未幾、其夫之兄與徐師亦相

繼疫死、姒遽改適、而徐媪老、亦不能爲氏植、里人姸氏色、蔬媒於許之強暴者、求偶氏、有期矣、氏見逼、卽毀兩臉、截髻髮、斷左手三指、血淋漓、大詬罵、誓必死、舉暴者驚散、夫族尊姑妯娌、皆抱持氏、大慟、因立應後者、令子之子、年相近、氏故嚴督之、命力田耕作、唯唯聽氏、盡身自勞苦、慰育備至、喪三年、不沆不節、故汚穢自廢、極力結同穴、畢夫葬、乃娶婦、纔潔布素、爲具修見族之禮、用月始、復爲具修其婦見族之禮、曰非是無以爲許氏婦也、夫有弟、少流移、則復爲反之、日道之勤、弗率、郎廷尊

者誚責之已而復為之娶嚴之如娟姑伯氏有遺孤本他姓歲致衣屨期保全之已而皆絕氏益痛含淚織作僅僅免飢凍而耿耿之性死不可易年七十餘無病卒

符松妾真奴

真奴黃岩符松妾也松既死其妻鍾氏將歸母家欲有他志真奴泣諫求為主父終喪鍾大怒亂捶之必逼以去真奴潛還慟哭遂縊死於松柩上

閔塾妻孫氏

孫氏嘉善人歸同邑閔塾年十九塾死而無子兄欲奪

其志乃歎曰兄所利者財也悉以奩田歸之遂與絶矣
心守節立族爲後年五十三值歲饑死貧不能襄事知
縣于業經埋葬之

王曰可妻李氏

李氏名京錢塘人許字王生曰可未及請期而王生死
京聞訃慟絶復蘇即欲往視飯含家人挽留之不聽以
母言乃止自此屏跡一小樓粗衣糲食形影相吊事几
席行服如禮嘗告父母曰夫歿之日兒心已死知吾翁
尚鮮後嗣欲爲吾夫少侍一日之養以全錙道云爾雖

哉巳矣鬱鬱苦守八載而病劇他無所言但囑取王生之像一見而訣至則不及矣生之父雖請從子合葬墓在石犀山之陽

夏晁妻王氏

王氏鄞人歸夏晁年二十三而寡遺孤二人俱在襁褓氏呼天大慟矢志無他時姑老齒落咀嚼不良氏每晨起先以其乳乳姑而次哺二雛二雛呱呱泣不顧也初氏之姊歸夏夫兄弟巳析箸氏言曰夫子儒流也獨不聞田荆之義乎夫感其言遂合居如初嘉靖丙辰倭寇

卒至男子盡操戈出捍禦氏乃負姑入山披荆榛破肌膚姑賴以全比遘疾悉營其姑喪葬之事涕泣而卒

周應祁妻項氏

項氏褒毅六世孫道亨女許聘吳江周恭肅孫應祁應祁病瘵未婚而卒女聞訃即日縞素以績麻密縫下裳夜靜俟娌熟睡自縊以死時年十九卒同穴應祁人稱爲貞女

劉伯春妻張氏

張氏秀水張組女年十四受同邑秀才劉伯春聘伯春

少負才名必欲舉於鄉而後婚無何以病卒女聞訃即號泣截髮誓不再適自爲詩詞祭悼守制三年足不踰閾户不茹葷服闋即絶飲食母強諭之畧進茶果終不粒食旬日而卒時年二十舅姑迎柩合葬焉其詩曰妾身未識良人面良人何事先云亡胸中歆飫五車史想爲地下修文郎妾欲追隨同殉葬垂白翁姑尚在堂小叔呱呱方五月伶仃孱弱真堪傷妾本儒家寒素女感君一聘守綱常妾身不比河漢星妾身不似天邊月千秋萬古無盡期此情此義何時竭妾非矯情以干譽自

求身心無玷缺他年小叔繼書卿妾當一死來君傍卿人至今誦之

沈東妻張氏妾潘氏附

沈東妻會稽張氏女東之爲給事中也尚未有子張自家置隣女潘氏往焉舟抵潞河而東以抗疏方宿省邸中候旨潞河去京都六十里急命與入城則東已下獄矣張語潘曰吾已矣汝年少且未經事主父盍擇自便乎潘跪曰主父抗節夫人又苦志婢子獨非人乎因請涕沾膺自誓以死卒與張俱守東在獄歷十有八年父

年八十餘張數伏闕乞哀願以身代臣東繫令齋一省
父皆不擧家故貧有田十餘畝耳養父且不給張與妻
乃日夜力女紅用給槖饘甚不給則有鄉中父老具朔
饋爲泣貸於同郡宦京者然亦不多貸卒以爲常會戶
部司務何以尚上疏論海主事瑞有詔下以尚獄出東
東出見潘闕左右曰是昔日某乎曰然曰我當拜謝之
乃再拜潘泣驚扶之遂同歸里東既繫久家益落張乃
身執汲爨而令潘當夕隆慶初東起南京通政司叅議
不赴未幾卒竟無子、

沈氏六節

沈思橋界觀海鳴鶴之間家衆二千人多驍黠喜鬪自嘉靖來海上多事寇上烏山燬鳴鶴縱橫蹂躪沈氏不惟自衛且能殲其渠魁奪其所掠賊甚讐之丙辰夏賊乃大至沈氏豪誓於衆曰無出婦女無輦貨財誓以死守不然者先戮之有章氏者誓於內曰男子死鬭婦女當死義辱與死等耳衆婦皆爲竦聽旣賊圍合羣婦聚於一樓賊攻入戶章氏遽出投於河周氏馮氏繼之共死一所柴氏方爲夫礪刃賊已砍戶入矣柴郎以刃砍

賊旋自刃孟氏孫氏姒娣爲賊所得相抱持不放共詈賊奪刀自剄皆死焉思橋之難沈宗婿死者三十餘其尤烈者此六人也章氏沈祚妻周氏沈希魯妻馮氏沈信魁妻柴氏沈惟瑞妻孟氏沈弘量妻孫氏沈琳妻

茅氏女

茅氏女慈谿人年十四父母早亡獨與兄嫂居其兄病臥不能起丙辰倭寇入縣嫂出奔呼與之俱女曰吾爲室女去將安之俱去誰爲扶吾兄者賊至邊縱火女力扶其兄避於空室俱被燔灼而死二尸相變縮焉

陸美妻俞氏

俞氏、平湖陸美妻也。甫笄歸美。克盡婦道。嘉靖丙辰倭寇至。將逼其居。美適外出。俞亟渡河。深不可涉。美弟與僕欲援其手濟之。俞厲聲曰。死即死耳。手何可爲人執邪。竟溺死。

馮謽妻張氏 伯妾徐氏附

張氏、慈谿人。年二十。爲馮謽婦。纔六年。而遭丙辰倭寇之變。邑治焚燬。張氏偕姑竄匿。其夫相失。遂死於寇。張哀哭不欲生。亟收夫歛葬。未數日。寇復至。張偕姑及妯

娌買舟逃至管山江復爲寇所及張知不免曰不死且汚賊手然馮之嗣不可絶也卽以幼子付其姑借伯奔徐氏沉於江賊大驚異遂捨舟中諸婦以去

竺欽妻陳氏

陳氏奉化竺欽妻丙辰五月倭夷入奉化陳年少艾携姑及女而逃至徐家渡倭追甚逼陳自度不得脫言於姑曰辱而生寧若不辱而死遂令夫負其姑自抱女投水中死

傅梓女

傅氏女定海昌國傅梓女也年十七美姿容丙辰五月倭夷至自倉卒女家故瀕海遂爲賊所得女亟以石自破其面流血塗地賊怒磔其尸而去

徐氏女

王江涇貞女徐氏幼許字鼎望其父以貲致富而鼎室產落無錐地父欲睽婿罷婚婿亦甘焉女潛知之往問父討奩金幾何予我當從命父授以百金輒畀鼎室子與之抵暮自經後父以其柩歸鼎室子

黃鶴年妻張氏

張氏黄鶴年妻秀水寖副綵之母年二十六而寡哀毀欲絕念兒方八歲強起撫孤形影相弔絕不爲姑息晝就外傅夜篝燈親自課誦稍不中程且撻且泣不啻嚴父後課諸孫亦然其綜理家務肅如官府平時拮据積箸左書右筭能力支門戶人以爲有丈夫風後綜成進士方疏請旌典而恭人歿君子曰貞而慈

蔡孝女

蔡孝女武康人常隨母入山採藥而虎突至攫其母女即挺身赴之攀樹枝榜鬥行三百餘步虎怒舍其母傷

女其血上噴高丈許竹葉盡赤虎卽舍之而去奄奄餘息歎曰吾得脫母虎口卽死何恨尋卒

程璩女菊音

程氏名菊音衢州程璩女生而沉毅弱不好弄稍長讀女誡知大義及笄或有以青陽徐鍬之剌謁其父璩璩閱牘俛首以先世少與婚姻且度女性或不宜其家善辭謝之未幾璩卒徐假父命以訟爲之誣證數載相持逮其母兄於獄賂當事遣獰卒相繼洶湧至其家欲迫之必行女曰負塗之豕咆哮固不足恤彼哉妻非之口

惡能移吾父命而奪其志俾有鼠雀之訟徒以兄之困抑無所控訴老母逮繫莫測晨昏以我之故也寧忍坐視耶乃自昇於室沐浴更衣鋼結其帶翦其餘并昔所翦之髮製之出別二嫂嫂慰以兩可之言女應曰太生至此在自力耳嫂幸自愛詣家廟拜辭逮升輿則氣不可忍呼父不絕聲哭道路閒者莫不灑淚至新[illegible]氣逆嘔吐哭不成聲舁者前却不能步麗勉抵星川已不可支適際者又以母書至停輿啟簾視之面無人色吐氣如雲烟目左右直視遂卒議者曰不違父命不棄其

母不背其兄命而言史孝也至若詳審於平時果決於一旦即烈丈夫或有未盡然者云

馮坤妻夏氏

夏氏秀水馮坤妻性莊潔慈儉善相夫子事翁姑以孝聞孀居五十年攻苦茹荼如一日其孫夢禎在襁褓時撫育備至亂年課以詩書丙夜治女紅相對一燈熒然背書一句始就寢鳴雞初喔即促起讀以爲常學成舉南宮第一贈淑人

陳貴妻李氏

李氏秀水人適同邑陳貴甲寅倭變李方抱幼女走恐追及被污遂跳身入水倭急持其髻李振倭手濡血倭怒以刃抉其首擲之水詰旦女母相持出水次

沈澤女淑貞

沈氏字淑貞秀水沈澤女姊妹二人其姊嫁盛寔蚤世盛議聘淑貞以續舊姻淑貞辭曰姊之夫非妹之匹也遂誓終身不適人後有不聘者率以前盟謝之奉佛持齋年七十八歲以處女終其族屬憲副沈啟原爲作貞女祠

史立模妻馮氏

史立模妻京都馮氏女初立模娶於蘓生子自強既娶夭乃置馮是時方爲行人久之無子既而立模以給事中謫通州判官擢蘓州府通判又增置維楊李李生子復殤而李自是病瘵立模不復御矣一日立模受檄之他郡馮前請曰主君日驅馳王事奈嗣息何此行庻再經旬盍召李立模握手曰否否彼已廢無已寧汝可耳則紿曰諾俟立模既寢乃抱持李置衾中夫李遂孕及期生子自上生之日馮親爲噬臍愛護甚至却後五年

立模與藕相繼卒自上甫六歲耳諸宗彊睥睨物產時攘臂起馮以死力爭之又課婢僕有法家事不廢及自上從羣兒嬉遊則召撻之曰吾爲汝千辛萬苦始得汝今家運微史氏祀不絕如綫而若此邪泣與杖俱下自上遂奮厲讀書卒領嘉靖鄉薦官平陽府同知有五子次子元熙成萬曆二年進士官江西僉事有七孫

袁栢妻趙氏

趙氏嘉善袁栢妻也年二十八夫亡郎不茹葷孤猶在襁褓家貧甚日紡績自給每引兒至夫座前課讀稍踰

度輒跽而責之壽五十九忽一日呼兒曰我以半生事爾父半生守爾父今日是爾父亡日我將往從地下矣無疾而逝

孫承祖妻嚴氏

嚴氏嘉善人適同里孫承祖年二十二而承祖死止一女欲以身殉念姑且老乃竭力孝奉天年及女嫁曰吾事畢矣可以下見夫子遂不食死

沈袠妻胡氏

胡氏會稽人爲贈少卿沈鍊子袠妻初袠之聘胡也

丞有期而遠父難自塞上弃逮兄裒及泰禁萬全都司獄中時鎮臣某銜鍊甚且逢時相意必欲置二子死榜掠數百獄不具則時時問二子寢食獄卒微知其意痛虐苦之時諷以死一日巳刻期令夜分具病狀上矣薄暮忽譁傳兩道官下視獄至則所裒及泰至命且緩之裒等亦不測所以明日問之獄卒則某者以給事中吳時來疏其罪惡逮詔獄未乍荷鋃鐺就檻車去矣裒等遂得釋然泰自是遂病血匍匐扶父喪歸比服闋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六月泰疾大作將不起呼胡曰吾累

汝吾累汝胡曰有命自天向未婚時吾父及昆弟兼君有疾罔遂逝我執義不回今日實所甘心褒遂卒胡哀泣日夜不絕聲盡出奩具治喪事有他諷者輒斷髮務面終日危坐一室中郎同産非時不見如此者二十餘年晚染疾家人將迎醫胡告其父曰未亡人豈可以手令健人視哉初不云乎有命自天不藥卒年五十一無子以姪子某爲嗣

朱球妻夏氏

夏氏青田朱球妻也年二十二而球亡夏慟誓志撫孤

再越歲兩子俱喪自是悲悒每欲自絕父催強之歸寧意勸改嫁夏曰我之所以生者以子在爲夫守也今其已矣豈再醮乎值夫忌日感傷仆地潛入卧內引刀自刎舅姑迎喪與夫柩同葬外次一日洪水暴漲時民居漂蕩者無算獨夏氏與夫柩渰關高墩人皆異之時直指謝廷傑行文禮葬立石表墓題曰烈婦朱球妻夏氏之墓

劉瀌妻馬氏

馬氏平湖馬玄女年十六歸生員劉瀌一年而寡矢志

靡他翁家甚貧利其再適必欲奪其志每不與食百計挫之而志益厲嘗閉門自經或救之則繫絕而墜於地死矣急解之漸蘇翁又陰納沈氏聘其姑誘與俱出令女奴抱持過沈舟舟且迅發氏投河不能得乃呼天兩號須臾風雨晝晦疾雷擊舟欲覆者數四沈懼乃旋舟還之事聞於縣縣令氏別居時氏父兄繼歿無可歸假寓一室四壁不完上漏下濕每雨則危坐達旦或不能具膳率三四日不食而不死隣嫗強以食進之乃復食至七十餘竟不食死

秦某妻顧氏

顧氏、錢塘人、爲同里秦某妻、秦業醫不售、兼病疲癈、貧甚、爲父母所逐、無所得食、日惟掬水嚼麩粆一勺、秦病且死、謂顧曰、爾與我同餓死無益、徒自苦、孰若更事他人、爾既得所天、吾亦賴爾幸少須臾無死、計誠若何、顧飲泣不答、居數日、秦父母攜酒肴來、飲其子、相屬爲耳語、顧度其必以巳市也、因卻不飲食、比夜、呼女出、淚其上、令女返取羃、卽寘入井中死、明日出其尸、衣裳內外俱紉綴聯絡、不見體、人益烈之、時年二十有九、

兩浙名賢錄卷之五十二終